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二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參定

上書劄子

再上皇帝書

臣聞之益戒於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殽、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

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饑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

路愆咎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憃不
識忌諱迺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
動聖明迺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
以至臺諫二三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
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
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
固不自滌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不顧檢詳
刻畫
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迺者中外
讙言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陛

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嘗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始勸以徐卸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知是哉臣又聞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陛下

字字珠玉
言言藥石

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陛下

即前書結人心之言

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

當時荆公有罷詩賦進士之議

龍飛牓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爲功更相扇揺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爲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更

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爲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爲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迺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

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户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爲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爲既行青苗錢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今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指荆公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紞指恵卿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于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

相□小人　情事

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爲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
黨破壞是以爲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
將以此觀陛下爲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
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
猖狂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寛恩俯伏引領以
待誅殛

歸震川曰曲盡前書未發之旨愈覺骨鯁痛切

涓往不遜忤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

輔宰而逆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

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

黨破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

則成功成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

名臣用心當此

徐州上皇帝書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輙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缾竭則罍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盡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

筆畫徐州
險要明切

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

地形便

相表裏而積三年糧于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敗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絶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輿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户皆

人卒悍

深識

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即為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
右今二轍
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十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巳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

則形勢擇勇悍訓之為兵以銷盜賊多言深識

三冶皆為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濫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徵冶戶為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強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郡兵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兵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為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為除近日之禁使鐵

得北行則治戶皆悅而聽命奸猾破膽而不敢謀矣
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
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
一機轉出不見支節之煩
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還
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
西耳今兩路為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為徐之
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
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
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舉為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

議確而法
老

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効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鋭而不免於逃者臣常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

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技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盗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别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朞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循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盗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

日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横、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

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覆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奸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大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過

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緡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

釀酒策頗疏

引入澁

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賊論償許
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
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
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
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
看破
今陛下以經濟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
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
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鷙勇悍可任以事
自古記之矣
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

别開仕進以能奸猾高見

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别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黄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丙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

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奸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

名言

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奸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

孰知不二十年河北淪沒哉

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
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
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
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
犯天威罪在不赦

掉尾

茅鹿門曰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

顧瑞屏曰其思深其慮遠眞畫一郡則一郡治圖
天下則天下安者也

另有圖[illegible]下文詳此

上皇帝書

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説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爲十一月爲十二月爲正月爲二月爲三月爲四月而乾之陽極矣陽極則陰生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爲五月爲六月爲七月爲八月爲九月爲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爲二儀二儀分爲四象四象分爲十二月十二月

分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日爲一候分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分爲二十四氣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千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泰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絪緼可以靜而不動可以畜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

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户所由以闔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户不闔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収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畜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黄帝堯舜皆得此道

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徐文昭曰談養生處亦根本經術故方術之言不
得而問之

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
門戶不閉則微陽闔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滅
養凡有人上者皆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
命門者門中所由以闔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
天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快論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

勝者此敗可知論最妙

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旣平六國復事吳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

冥謫

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破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强國威鎮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

議遠語激淚然動人

等循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寘論）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何等斷案）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

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遠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察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

陝用兵何等頓挫次第

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
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
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
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
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
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
累之厚皇天保祐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
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
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

老成長慮之語

慮然此等皆戕賊已降浮梟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

崖論令人讀十遍

民肝腦塗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克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

喻痛切

天心一段尤有折辯

矣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

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于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

從來納說不出兩語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葢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
真會說
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
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
見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茅鹿門曰自古論用兵惟漢淮南安諫伐閩越書
爲冣而此書法度似又勝之文章與天地並
傳者

徐文昭曰深切詳盡一日讀一日擊節日日讀日
日驚心者也

[illegible]文字
[illegible]設喻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亦未

名言

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斂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

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兒未可以一舉（論操用兵寬合）蕩滅若懼而修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洗發）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毁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毁齒可以殺兒故

引公孫康事情最切

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眞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雖爲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爲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者使

集師五路聚衆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力敵内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棊布錯峙務使相伉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

最足聳動人主

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面內保境不煩城守隗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于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

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消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茅鹿門曰老臣典型之言引曹袁公孫處兵略尤奇

臣謂人先馬雖前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組

切者也臣謂某之語論中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

悉從深得黑須將近機自愛入臣愛君未有如消之深

則謂心多話可謂氣心愈內損形神外勞利弊不覺

言多倚差千乘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言

促迫切動人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天。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

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

丶占丶地○步

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

看它裁剪之妙

人如巳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愁（所以致謗）
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
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
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
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
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
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巳過於宣帝太
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
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

神宗能不惻然否

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

激神宗罪煽謗之人字字刺心

可悲矣凡今遊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訾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潸

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
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
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寃前日之異恩或
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
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
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
未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
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歸震川曰子瞻一生橫被讒構故代滕甫辯謗處

頂門下針
洞中骨理

議學校貢舉劄子

准敕講求學校貢舉利害，令臣等各具議狀聞奏者。

右臣伏以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扼要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才，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猶患無人，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

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順其所欲行而治之則易爲功彊其所不欲而復之則難爲力使三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養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學且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曆之閒以爲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以養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于是又當以時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則無乃徒爲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

歐公嘗言士取文詞類浮而少實及臨事設施奮於事業爲國名臣不可勝數

變改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以謂今之學者特可因循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孰爲精言語文章與今孰爲優所得文章長才與今孰爲多天下之士與今孰爲辯較此四者而短長之議決矣今議者所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室故事兼採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罷經生朴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此數者

痛快

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請歷言之夫欲興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弊車

刻甚

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乎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策論均爲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

至平至核如老吏斷案不可移易

過如此也豈獨吾祖宗自古堯舜亦然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靡者莫如楊億使楊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莫如孫復石介使孫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自唐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於天下而必欲廢之近世

時弊果然

士人纂類經史綴緝時務謂之策括待問條目搜抉

略盡臨時剽竊窠臼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為文也無規矩準繩故學之易成無聲病對偶故考之難精以易學之士付難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詩賦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雖有以名取人厭伏衆論之美亦有賄賂公行權要請託之害一使恩去王室權歸私門降及中葉結為朋黨之論通榜取人又豈足尚哉諸科舉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變而為進士曉義者又皆去以為明經其餘皆朴魯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則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進

士習於學校試於有司者何事一但涖政在簿書是尊古今同慨

士日夜治經傳子史貫穿馳騖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一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䟽粗識大義而望其人能增長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數者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特願陛下留意其遠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總覽衆才經略世務則在陛下與二三大臣下至諸路職司與良二千石耳區區之法何預焉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陵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異教大曆之政至今爲咲

議論正當

故孔子罕言命則爲知者少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爲聖人鬻書於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眞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磨鈍者廢矣陛下亦安用之而況其實不能

說得徹

而猶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議之以法言取之以實學博通經術者雖朴不廢稍涉浮議者雖工必黜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則天下幸甚

湯霍林曰長公此論於今世尤爲對症之藥

徐文昭曰古法之不可復猶江河之不可西只欲所行之法得所行之實何必變易極明確痛快

立言有法
思鑄不凡

辯試館職策問劄子二

臣近以試館職策問爲臺諫所言臣初不敢深辯葢以自辯而求去是不欲去也今者竊聞明詔已察其實而臣四上章四不允臣子之義身非已有詞窮理盡不敢求去是以區區復一自言臣所撰策問首引周公太公之治齊魯後世皆不免衰亂者以明子孫不能奉行則雖大聖大賢之法不免於有弊也後引文帝宣帝仁厚而事不廢核實而政不苛者以明臣子若奉行得其理無觀望希合之心則雖文帝宣帝

足以無弊也中間又言六聖相授爲治不同同歸於仁其所謂媮與刻者專謂今之百官有司及監司守令不識朝廷所以師法先帝之本意或至於此也文理甚明粲若果白何嘗有毫髮疑似譏及先朝非獨朝廷知臣無罪可放臣亦自知無罪可謝也然臣聞之古人曰人之至信者心目也相親者母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至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於投杼而知母子之可疑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惑今言臣者不止三人交章累上不啻數上而聖斷確然深明其

無罪則是過於心目之相信毋子之相親聖賢之相知遠矣德音一出天下頌之史册書之自耳目所聞見明智特達洞照情僞未有如陛下者非獨微臣區區欲以一死上報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欲碎首糜軀效忠義於陛下也不然者亦非獨臣受暧昧之誚凡天下之爲臣子者聞之莫不以臣爲戒祟尚忌諱畏避形迹觀望雷仝以求苟免豈朝廷之福哉臣自聞命以來一食三歎一夕九興身口相謀未知死所然臣所撰策問以實亦有罪若不盡言是欺

長公奏疏確然如此

陛下也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寬猛相資君臣之間可否相濟若上之所可不問其是非下亦可之上之所否不問其曲直下亦否之則是晏子所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孔子所謂惟予言而莫予違足以喪邦者也臣昔於仁宗朝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抵皆勸仁宗厲精庻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也及事神宗蒙召對訪問退而上書數萬言大抵皆勸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納汙屈巳以裕人也臣之區區不自量度常欲希慕古賢可否相濟蓋如此也伏覩

二聖臨御已來聖政日新一出忠厚大率多行仁宗故事天下翕然嚮戴恩德固無可議者然臣私憂過計常恐百官有司矯枉過直或至於媮而神宗勵精核實之政漸致情壞深慮數年之後馭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疎備邊之計漸弛則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雖陛下廣開言路無所諱忌而臺諫所擊不過先朝之人所非不過先朝之法正是以水濟水臣竊憂之故輒用此意撰上件策問實以譏諷今之朝廷及宰相臺諫之流欲陛下覽之有以感動聖意庶

千古同風

幾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也臺諫若以此言臣朝廷若以此罪臣則斧鉞之誅其甘如薺今乃以爲譏諷先朝則亦疎而不近矣且非獨此策問而已今者不避煩瀆盡陳本末臣前歲自登州召還始見故相司馬光光即與臣論當今要務條其所欲行者臣即答言公所欲行諸事皆上順天心下答人望無可疑者惟役法一事未可輕議何則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錢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

猾胥得緣爲奸此二害輕重葢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樂光聞之愕然曰若如君言計將安出臣卽答言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昔三代之法兵農爲一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葢未易也先帝本意使民戶率出錢專力於農雖有貪吏猾胥無所施其虐

坊場河渡官自出賣而以其錢雇募衙前民不知有
倉庫綱運破家之禍此萬世之利也决不可變獨有
一弊多取寬剩役錢以供他用實封爭買坊場河渡
以長不實之價此乃王安石呂惠卿之陰謀非先帝
本意也公若盡去二弊而不變其法則民悅而事易
成今寬剩役錢名爲十分取二通計天下乃及十五
而其實一錢無用公若盡去此五分又使民得從其
便以布帛穀米折納役錢而官亦以爲雇直則錢荒
之弊亦可盡去如此而天下便之則公又何求若其

未也徐更議之亦未晚也光聞臣言大以爲不然臣又與光言熙寧中常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及以寬剩役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邊郡弓箭手臣時知密州推行其法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此本先帝聖意所建推行未幾爲左右異議而罷今略計天下寬剩錢斛約三千萬貫石兵興支用僅耗其半此本民力當復爲民用今内帑山積公若力言於上索還此錢復完三千萬貫石而推行先帝買田募役法於河北河東陜西三路數年之後三路役人可減

大半優裕民力以待邊鄙緩急之用此萬世之利社稷之福也光尤以爲不可此二事臣自別有晝一利害文字甚詳今此不敢備言及去年二月六日勅下始行光言復差役法時臣弟轍爲諫官上疏具論乞將見在寬剩役錢雇募役人以一年爲期令中外詳議然後立法又言衙前一役可卽用舊人仍一依舊數支月給重難錢以坊場河渡錢總計諸路通融支給皆不蒙施行及蒙差臣詳定役法臣因得伸弟轍前議先與本局官吏孫永傅堯俞之流論難反覆次

公道

於西府及政事堂中與執政商議皆不見從遂上疏
極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變之意
因乞罷詳定役法當此之時臺諫相視皆無一言決
其是非今者差役利害未易一二遽言而弓手不許
雇人天下之所同患也朝廷知之已變法許雇天下
皆以爲便而臺諫猶累疏力爭由此觀之是其意專
欲變熙寧之法不復校量利害參用所長也臣爲中
書舍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寧已來不該赦降去官
法凡數十條盡欲刪去臣與執政屢爭之以謂先帝

深識

於此蓋有深意不可盡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臣每行監司守令告詞皆以奉守先帝約束毋敢弛廢爲戒文案具在皆可覆按由此觀之臣豈謗議先朝者哉所以一一屢陳者非獨以自明誠見士大夫好同惡異泯然成俗深恐陛下深居法宮之中不得盡聞天下利害之實也願因臣此言警策在位救其所偏損所有餘補所不足天下幸甚若以其狂妄不識忌諱雖賜誅戮死且不朽臣無任感恩思報激切戰恐之至取進止

顧端屏曰忠義明辯眞所謂百折而不回九死而
不懼者也

徐文昭曰言人之所不及言亦言人所不能言

徐文昭曰言人之所不敢言亦

不懼者也

懷豁屏曰忠義明辯眞所謂百折而不回九死而

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

臣竊見近者熈河路奏生擒鬼章百官稱賀中外同慶臣愚無知竊謂安危之機正在今日若應之有道處之有術則安邊息民必自是始不然將驕卒惰以勝爲災亦不足怪故臣區區欲乞陳前後致寇之由次論當今待敵之要雖狂愚無取亦臣子之常分昔

先帝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於亡横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歳賜旣罷和市亦絶虜中疋帛至五十餘千其餘老弱

宋事始終失着不出數語

轉徙牛羊蹂壞所失益不可勝數饑羸之餘乃始欵塞當時執政大臣謀之不深因中國厭兵遂納其使（失着處）每一使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率不下二千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旣使虜因吾資以德其民且飽而思奮又使其窺我厭兵欲和之意以爲欲戰欲和權皆在我以故輕犯邊陲利則進否則復求和無不可者若當時大臣因虜之請受其詞不納其使且詔邊臣與之往返商議所獲新疆取舍在

處分西羌
曲盡彼情

我候其詞意屈服約束堅明然後納之則虜雖背叛
反覆亦不至如今日之速也虜雖有易我意然不得
西蕃解仇結好亦未敢動夫阿里骨董氊之賊臣也
挾契丹公主以殺其君之二妻董氊死匿喪不發逾
年衆定乃詐稱嗣子偽書鬼章溫溪心等名以請于
朝當時執政若且令邊臣審問鬼章等以阿里骨當
立不當立若朝廷從汝請遂授節鉞阿里骨眞汝主
矣汝能臣之如董氊乎若此等無詞則是諸羌心服
既立之後必能統一部部吾又何求若其不服則釁

層上翻下神彩煥發

端自彼爵命未下曲不在我彼既一國三公則吾分其恩禮各以一近上使頒命之鬼章等各得所欲宜亦無患當時執政不深慮此專以省事爲安因其豪（失着處）請便授節鉞阿里骨自知不當立而憂鬼章之討也故欲借力於西夏以自重於是始有解仇結好之謀而鬼章亦不平朝廷之以賊臣君我也故怒而盜邊夏人知諸羌之叛也故起而和之此臣所謂前後致寇之由明主不可不知者也雖既往不咎然可以爲方來之鑒元昊本懷大志長于用兵亮祚天付兇狂

輕用其衆故其爲邊患皆歷年而後定今梁氏專國
素與人多不協方內自相圖其能以創殘呻吟之餘
久與中國敵乎料其姦謀蓋非元昊亮祚之比矣意
謂二聖在位恭默守成仁恕之心著于遠邇必無用
武之意可肆無厭之求蘭會諸城鄜延五寨好請不
獲勢脅必從猖狂之後求無不獲計不過此耳今者
切聞朝廷降詔諸路勑厲戰守深明逆順曲直之理
此固當今之急務而詔書之中亦許夏人之自新臣
切以謂開之太急納之太速曾未一戰而厭兵欲和

之意已見乎外此復蹈前日之失矣臣甚惜之今欲聞鬼章之捷或漸有欵塞之謀必將爲恭狠相半之詞而繼之以無厭之請若朝廷復納其使則是欲戰欲和權皆在虜有求必獲不獲必叛雖媮一時之安必起無窮之釁故臣願明主斷之于中深詔大臣審勑諸將若夏人欵塞當受其詞而却其使然後明勑邊臣以夏人受恩不貲無故犯順今雖欵塞反覆難保若實改心向化當且與邊臣商議苟詞意未甚屈服約束未甚堅明則且却之以示吾雖不逆其善意

亦不汲汲求和也彼若心服而來吾雖未納其使必不于徃返商議之間遽復盜邊若非心服則吾雖蕩然開懷待之如舊能必其不叛乎今歲涇原之入豈吾待之不至邪但使吾兵練士飽斥候精明虜無大獲不過數年必自折困今雖小勞後必堅定此臣所謂當今待敵之要亦明主不可以不知者也今朝廷意在息民不憚屈已而臣獻言乃欲艱難其請不急于和似與聖意異者然古之聖賢欲行其意必有以曲成之未嘗直情而徑行也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

欲取之必圖予之夫直情而徑行未有獲其意者也若權其利害究其所至則臣之愚計於安邊息民必久而固與聖意初無小異然臣竊度朝廷之間似欲以畏事爲無事者臣竊以爲過矣夫爲國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與生事均譬如無病而服藥與有病而不服藥皆可以殺人夫生事者無病而服藥也畏事者有病而不服藥也乃者阿里骨之請人人知其不當予而朝廷予之以求無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幾于有病而不服藥乎今又欲遽納

夏人之使則是病不除而藥先止其與幾何臣于侍
從之中受恩至深其于委曲保全與衆獨異故敢出
位先事而言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茅鹿門曰此疏處分與歐陽公之議西事並關朝
廷之大者可謂經國手

顧瑞屏曰坡公經略具見一班

夏人分陳問罪而木偃而藥先止其與樂何曰于論

乞詔邊吏無進取及論鬼章事宜劄子

臣聞善用兵者先服其心次屈其力則兵易解而功易成若不服其心惟力是恃則戰勝而寇愈深況不勝乎功成而兵不解況不成乎頃者西方用兵累年先帝之意全在弔伐而貪功生事之臣惟務殺人爭地得尺寸之土不問利害先築城堡置州縣使四夷爭畏中國以謂朝廷專欲得地非盡滅我族類不止是以併力致死莫有服者今雖朝廷好生惡殺不務遠略而此心未信憎畏未衰心既不服惟有鬭力力

民實診病能使二竪皆現

屈情見勝負未可知也今日新獲鬼章威震戎狄邊臣貪勇爭欲立功以爲河南之地指顧可得正使得（眞有過人之識）之不免築城堡屯兵置吏積粟而守之則中國何時息肩乎乃者王韶取熙河全師獨克使韶有遠慮誅其叛者易以忠順即用其豪酋而已則今復何事其所以兵連禍結罷弊中國者以郡縣其地故也往者既不可悔而來者又不以爲戒今又欲取講武城日此要害地不可不取方唐盛時安西都護去長安萬里若論要害自此以西無不可取者使諸羌知中國

示邊取不已之意則寇愈深而兵不解。其禍豈可量哉。臣願陛下深詔邊吏叛則討之服則安之自今已往無取尺寸之地無焚廬舍無殺老弱未及耆年諸羌可傳檄而定然朝廷至意亦自難喻將帥未必從也雖日行文書終恐無益宜驛召陜西轉運使一員赴闕面勑戒之使歸以安將帥而察其不如詔者臣又竊聞朝論謂鬼章犯順罪當誅死然譬之鳥獸不足深責其子孫部族猶足以陸梁於邊全其首領以累其心以爲重質庶獲其用此實當今之良策然臣

俱是想像無中生有

竊料鬼章兇豪素貴、老病垂死、必不能甘於困辱、爲久生之計、自知生存終不得歸、徒使其臣子首鼠顧忌、不敢復讐、必將不食求死、以發其衆之怒、就使不然、老病愁憤、自非久生之道、鬼章若死、則其臣子專意復讐、必與阿里骨合而北交於夏人、此正胡越同舟遇順風之勢、其交必堅、而溫溪心介於阿里骨夏人之間、地狹力弱、其勢必危、若見并而吾不能救、使二寇合三面以窺熙河、則其患未可以一二數也、如臣愚計、可詔邊臣與鬼章約、若能使其部族討阿里

此策爲抗太阿之柄看

骨而納趙純忠者當放汝生還質之天地示以必信鬼章若從則稍富貴之使其信臣而諭至意焉鬼章既有生還之望不爲求死之計其衆必從以鬼章之衆與溫溪心合而討阿里骨其勢必克既克而納純忠雖放還鬼章可以無患此必然之勢也西羌本與夏人世仇而鬼章本與阿里骨不協若許以生還其衆必相攻縱未能誅阿里骨亦足以使二盜相疑而不合也昔太史慈與孫策戰幾殺策策後得慈釋不誅放還豫章卒立奇功李愬得吳元濟將李祐解縛

以夷攻夷至計也

用之與同臥起卒擒元濟非豪傑名將不能行此度外事也議者或謂鬼章之獲兼用近界酋豪力戰而得之仇怨已深若放生還此等必無全理臣以謂不然若鬼章死於中國其衆讎此等必深若其生還其讎之亦淺此等依中國爲援足以自全自古西羌之患惟恐解仇結盟若所在爲讎敵正中國之利無可疑者臣出位言事不勝恐悚待罪之至取進止

一篇主意

徐文昭曰反覆利害洞悉事機此正子瞻搏虎手處惜乎世不能用也

乞郡劄子

臣近以左臂不仁、兩目昏暗、有失儀曠職之憂、堅乞一郡、伏蒙聖慈降詔不允、遣使存問、賜告養疾、恩禮之重、萬死莫酬、以臣子大義言之、病未及死、皆當勉强、雖有失儀曠職之罰、亦不當辭、然臣終未敢起就職事者、實亦有故、言之則觸忤權要、得罪不輕、不言則欺罔君父、誅罰尤大、故卒言之、臣聞之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以此知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為先、而報國之道當以

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則危亡是憂國何由報恭惟陛下踐祚之始收臣於九死之餘半年之間擢臣爲兩制之首方將致命豈敢告勞特以臣拙於謀身銳於報國致使臺諫列爲怨仇臣與故相司馬光雖賢愚不同而交契最厚光既大用臣亦驟遷在於人情豈肯異論但以光所建差役一事臣實以爲未便不免力爭而臺諫諸人皆希合光意以求進用及光既殁則又妄意陛下以爲主光之言結黨橫身以排異議有言不便約共攻之曾不知光至誠爲

然本不求人希合而陛下虛心無我亦豈有所主哉

第二節

其後又因刑部侍郎范百祿與門下侍郎韓維爭議刑名欲守祖宗故事不敢以疑法殺人而諫官呂陶又論維專權用事臣本蜀人與此兩人實是知舊因此韓氏之黨一例疾臣指爲川黨

第三節

御史趙挺之在元豐末通判德州而著作黃庭堅方監本州德安鎮挺之希合提舉官楊景棻意欲於本鎮行市易法而庭堅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若行市易必致星散公文往來士人傳笑其後挺之以大臣薦召試館職臣

嘗對衆言挺之聚歛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又挺
之妻父郭槩爲西蜀提刑時本路提舉官韓玠違法
第四節
虐民朝旨委槩體量而槩附會隱庇臣弟轍爲諫官
刻奏其事玠槩並行黜責以此挺之疾臣尤出死力
臣二年之中四遭口語發策草麻皆謂之誹謗未出
省榜先言其失士以至臣所薦士例加誣衊所言利
害不許相見近日王覿言胡宗愈指臣爲黨孫覺言
丁騭云是臣親家臣與此兩人有何干涉而於意外
巧構曲成以積臣罪欲使臣撓推於十夫之手而使

引蓋寬饒
劉洎証自
寡郄好

陛下投杼於三至之言中外之人具曉此意謂臣若不早去必致傾危臣非不知聖主天縱聰明察臣無罪但以臺諫氣焰震動朝廷上自執政大臣次及侍從百官外至監司守令皆畏避其鋒奉行其意意所欲去勢無復全天下知之獨陛下深居法宮之中無由知耳臣竊觀三代以下號稱明主莫如漢宣帝唐太宗然宣帝殺蓋寬饒太宗殺劉洎皆信用譖言死非其罪至今哀之宣帝初知蓋寬饒忠直不畏強禦自候司馬擢爲太中大夫司隸校尉不可謂不知之

深矣而蓋寬饒上書有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當時讒人乃謂寬饒欲求禪位宣帝不察致使寬饒自剄北闕下太宗信用劉洎言無不從嘗比之魏文正公亦不可謂不知之深矣而太宗征遼患癰洎泣曰聖體不康甚可憂懼而當時讒人乃謂洎欲行伊霍之事太宗不察賜洎自盡二主非不明也二臣之愛知非不深也特明主之深知不避讒人積毀以至於身首異處爲天下笑今臣自度受知於陛下不過如蓋寬饒之於漢宣帝劉洎之於唐太宗也而讒

臣者乃十倍於當時雖陛下明哲寬仁度越二主然臣亦豈敢恃此不去以卒蹈二臣之覆轍哉且二臣之死天下後世皆言二主信讒邪而害忠良以爲聖德之累使此二臣者識幾畏漸先事求去豈不身名俱泰臣主兩全哉臣縱不自愛獨不念一旦得罪之後使天下後世有以議吾君乎昔先帝召臣上殿訪問古今勑臣今後遇事卽言其後臣屢論事未蒙施行乃復作爲詩文寓物託諷庶幾流傳上達感悟聖意而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因此言臣誹謗遂得罪

一字一淚眞

然猶有近似者以諷諫爲誹謗也今臣草麻詞有云民亦勞止而趙挺之以爲誹謗先帝則是以白爲黑以西爲東殊無近似者臣以此知挺之險毒甚於李定舒亶何正臣而臣之被讒甚於蓋寬饒劉洎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臣欲依違苟且雷同衆人則內愧本心上負明主若不改其操知無不言則怨仇交攻不死即廢伏望聖慈念爲臣之不易哀臣處此之至難始終保全措之不爭之地特賜指揮檢會前奏早賜施行臣無任感恩知罪祈天請命激切

戰恐之至取進止

茅鹿門曰覽此而不爲嗚咽流涕者非人情也

李卓吾曰認眞之人大抵多費老婆舌傷哉

蘇文卷之二　終

惶恐之至取進止

茅鹿門曰覽此而不為嗚咽流涕者非人情也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選卷之三

太僕震川歸有光　選輯
吳　太史瑞屏顧錫疇　評閱
後學文昭徐開雍　叅定

劄子狀

辨舉王鞏劄子

臣近舉宗正寺丞王鞏、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稍聞臺諫官言鞏姦邪、及離間宗室、因諂事臣以獲薦舉、奉聖旨除鞏西京通判、謹按鞏好學有文、强力敢言

公薦……其非

不畏强禦此其所長也年壯氣盛鋭於進取好論人
物多致怨憎此其所短也頃者竄逐萬里偶獲生還
而容貌如故志氣益厲此亦有過人者故相司馬光
舉光自証所
謂寧百見譏於小人無亡得罪於君子
深知之待以國士與之往返論議不一臣以為所短
不足以廢所長故為國收才以備選用去歲以來吏
民上書益數千人朝廷委司馬光看詳擇其可用者
得十五人又於十五人中獨稱獎二人孔宗翰與鞏
是也鞏緣此得減二年磨勘仍擢為宗政寺丞則臣
醒快
之稱薦與光之擢用其事正同若果是奸邪臺諫當

此時何不論奏輩上䟽論宗室之踈遠者不當稱皇叔皇伯雖未必中理然不過欲尊君抑臣務合古禮而已何名爲離間哉況輩此議執政多以爲非獨司馬光深然之故下禮部詳議又兵部侍郎趙彥若亦曾建言若果是離間光亦離間也彥若亦離間也孝行下有司時臺諫初無一言及光沒之後乃有奸邪離間之說則是輩之邪正係光之存亡非公論也輩與臣世舊幼小相知從臣爲學三者之論了無一實上賴聖明不以此罪輩亦不以此責臣止除外官以

厭塞言者之意臣復何所辨論但痛司馬光死未數月而所賢之士變爲奸邪又傷言者本欲中臣而累及輩誣罔之漸懼者甚衆是以冒昧一言伏深戰越

鍾伯敬曰此等筆舌寂傷小人之心然亦不能自止

徐文昭曰温公當時推重故坡公折辯處全靠重温公正是拿雲手

論邊將隱匿敗亡憲司體量不實劄子

臣近以目昏臂痛，堅乞一郡，蓋亦自知受性剛褊，黑白太明，難以處衆。伏蒙聖慈降詔不許，兩遣使者存問慰安，天恩深厚，淪入骨髓。臣謂此恩當以死報，不當更計身之安危，故復起就職。而職事清閑，未知死所，輙因進讀之間，事有切於今日者，輙復進言，庶補萬一。昨日所讀寶訓有云：淳化二年，上謂侍臣：諸州牧監馬多瘦死，葢養飼失時，枉致病斃，近令取十數槽寘殿庭下，視其芻秣，教之養療，庶革此弊。臣因進

及人
真切

言馬所以病恭蔣吏不職致圉人盜減芻粟且不卹其饑飽勞逸故也馬不能言無由申訴故太宗至仁深哀憐之寘之殿庭親加督視民之於馬輕重不同若官吏不得其人人雖能言上下隔絕不能自訴無（人至如此然後可以愛民可以治天下矣）異於馬馬之饑瘦勞苦則有蹶踣奔逸之憂民之困窮無聊則有潢鋻盜賊之患然而四海之衆非如養馬可以寘之殿庭惟當廣任忠賢以爲耳目若忠賢疏遠謟佞在傍則民之疾苦無由上達秦二世時陳勝吳廣已屠三州殺李由而二世不知陳後主時隋

兵已渡江而後主不知此皆昏主不足道如唐明皇親致太平可謂明主而張九齡死李林甫楊國忠用事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没于雲南不奏一人反更告捷明皇不問以至上下相蒙祿山之亂兵已過河而明皇不知也今朝廷雖無此事然臣聞去歲夏賊犯鎮戎所殺掠不可勝數或云至萬餘人而邊將乃奏云野無所掠其後朝廷訪聞委提刑司體量而提刑孫路止奏十餘人乞朝廷先賜放罪然後體量實數至今遷延二年終未結絶聞奏凡死事之家官所

深識急着

當郵若隱而不奏則生死啣冤何以使人此豈小事而路爲耳目之司既不隨事奏聞朝廷既行蒙蔽又乞放罪遷延侮玩一至于此臣謂此風漸不可長馴致其患何所不有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厭臣之多言左右必已厭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衆人若以此獲罪亦無所憾取進止

歸震川曰忠臣告君隨情因事披公借進讀寶訓陳西戎失事何等切直

乞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根治劄子

臣近以臂疾堅乞一郡已蒙聖恩差知杭州臣初不知其他但謂朝廷哀憐衰疾許從私便及出朝參乃聞班列中紛然皆言近日臺官論奏臣罪狀甚多而陛下曲庇小臣不肯降出故許臣外補臣本畏滿盈力求閑退既獲所欲豈更區區自辨但竊不平數年以來親見陛下以至公無私治天下今乃以臣之故使人上議聖明以謂掩塞臺官私庇近侍其於君父所損不小此臣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臣平生愚拙罪

戾固多至於非義之事自保必無只因任中書舍人日行呂惠卿等告詞極數其凶惡而弟轍為諫官深論蔡確等奸回確與惠卿之黨布列中外共讎疾臣近日復因臣言鄆州教授周穜以小臣而為大奸故黨人共出死力搆造言語無所不至使臣誠有之則朝廷何借竄逐以示至公若其無之臣亦安能以皎然之身而受此曖昧之謗也人主之職在於察毀譽辨邪正夫毀譽既難察邪正亦不易辨惟有坦然虛心而聽其言顯然公行而考其實則眞妄自見讒說辯

不行若隱受其言不考其實獻言者旣不蒙聽用而被謗者亦不爲辨明則小人習知其然利在陰中浸潤膚受日進日深則公卿百官誰敢自保懼者甚衆豈惟小臣此又臣非獨爲一身而言也伏望聖慈盡將臺諫官章疏降付有司令盡理根治依法施行所貴天下曉然知臣有罪無罪自有正法不是陛下屈法庇臣則臣雖死無所恨矣夫君子之所重者名節也故有捨生取義殺身成仁可殺不可辱之語而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敝屣也人臣知

此然後可與事君父言忠孝矣今陛下不肯降出臺宫章疏不過爲愛惜臣子恐其萬一實有此事不免降黜而不念臣實無一事空受誣衊聖明在上瘖嗚無告重壞臣爵位而輕壞臣名節臣切痛之意切言盡伏候誅殛

精語

顧瑞屏曰光明磊落

徐文昭曰以清明正大之心抒慷慨激烈之氣所當與日月爭光者

名言深識

再乞郡劄子

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

愚謂此亦是攻擊文字非求安靜之理

坡公

偏處

事有難盡言者臣與賈易本無嫌忌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於顏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爲文仲所奏頤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于謝表

中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難蚤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小怨而易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爲臺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以此見易於臣不報不已今旣擢貳風憲付以事權升沉進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旣備位諫員進退之間事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聽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蠢不蚤回避所致若不蚤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

人言而去則匱雖自顧無非而於二聖眷待莫磬之意則似不終稱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除一郡此跡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歸震川曰爲朝廷求安靜名言卓識而洛蜀紛爭意者言出於公爾忘之耶

歸奏川石志稍生民[illegible]

進止

會前奏議第二部此疏留中庶以保全臣子致

意則似不赫衞推天地發於世之變亦必無之狀苛榜

人言而去則匪雖自顧[illegible]二聖眷待莫敢[illegible]之

上圜丘合祭六議劄子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荅實蒙休應然則圜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圜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也

蘇氏兄弟引古証今任々明切如此

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位矣，至于從祀上帝，則以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者不以為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圜丘，獨以為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則幷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

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郊歌天而不歌地

豈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氏傳曰望郊之細也說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魯諸侯也故郊之細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則郊之細獨不及五嶽四瀆乎嶽瀆猶得從祀而地祇獨不得合祭乎秦燔詩書經籍散亡學者各以意推類而已王鄭賈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詩書春秋考之則天地合祭久矣議者乃謂合祭天

地始於王莽以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驗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縣圓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圓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

廟皆有禘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圓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輔故事祭於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後有事于圓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恭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别古者一歲

古陛引常注見下方小樣

祀天者三明堂饗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饗宗廟者四爲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饗宗廟並祀天地自眞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饗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祭如彼其多而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

齋宮對將
效爲時矣

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齊祭禮樂為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為常至于後世海內為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

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丘此何義也議者必曰今之寒暑與古無異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師則夏至之日何爲不可祭乎臣將應之曰舜一歲而廵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後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歲一廵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禮而謂今可以行周之禮乎天之寒暑雖同而禮之繁簡則異是以有虞氏之禮夏商

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禮周有所不能用時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師驅逐玁狁蓋非得已且吉甫爲將上不親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禮爲三歲常行之法豈可以六月出師爲比乎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則攝位鄭氏注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祀賈公彦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也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

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損去乎國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

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略一動必有賞給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賚之外豈可復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祀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此難更快）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不顧饗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

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禮之終耶抑變禮之權耶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丘何獨不可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親郊而通爟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境內而不在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

則見地而云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不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知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圜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載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能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

祭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
間郊當行郊地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
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
行議者不過欲於當郊之歲祀天地宗廟分而爲三
耳分而爲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動大衆舉
大禮一也軍賞不可復加二也自有國以來天地宗
廟唯饗此祭累聖相承唯用此禮此乃神祇所歆祖
宗所安不可輕動動之則有吉凶禍福不可不慮三
也凡此三者臣熟計之無一可行之理伏請從舊爲

又借漢事危主上激動洽聞之

便昔西漢之衰元帝納貢禹之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之議改郊位皆有殃咎著於史策往鑒甚明可爲寒心伏望陛下詳覽臣此章則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禮本非權宜不獨初郊之歲所當施行實爲無窮不刊之典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饗以敉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即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問執更不論當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

時定取進止

茅鹿門曰蘇氏諸劄中此劄爲最歷覽宋時廷議亦無有能及之者當與西漢韋元成劉歆等

廟議相伯仲

顧瑞屏曰晳辨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以忠厚

字字句句皆入心腑

惜贄苦口於德宗者感動主上

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客用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退自西閤即私相告以陛下聖明必善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李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

不獨斡旋之妙兼於宣公文字取雅

自得師則莫若近取之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宋景濂曰說陸宣公事便學陸宣公文章坡老眞[illegible]分類異筆力神巧誠不可及

徐文昭曰識見議論簡而切精而粹一日讀一日賞日日讀日日醉者也

諫買浙燈狀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

有他若也
宛轉一步也
緊切

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以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為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為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

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
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
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
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斬截）
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
物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
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
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
歟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

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虧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弊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

名言

寺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王[illegible]
側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illegible]
竊揆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
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况於吾徒哉非惟省費
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凉州諷李大亮獻其名
鷹大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
明皇遣使江南採鵁鶄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
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
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盝子粧具二

萬言書亦本此

十事織綾二千疋德祐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寮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恐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歸震川曰委婉明悉未信而諫體當如此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胠篋椎埋發冢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冤朐人、朱全忠碭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

切中

材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强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卽為寒心、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

豪傑治弭盜之至計

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謂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名○言○可○獻○）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之○當○字○）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

引朱克融更切

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皆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愁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鎭、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既往之

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
程棐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逵之
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
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
妙論
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京西職
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
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
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
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

眞是良策在今日尤是急務

重酬賞若獲眞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卽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卽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覩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

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錄

奏聞伏候勅旨

歸震川日畫一經濟之文與徐州上書仝意

歸震川曰畫一經濟之文與徐州上書全意

奏聞伏候勅旨

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嘿

乞不給散青苗錢斛狀

准中書錄黃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並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見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廢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為人戶欲借請者及時

得用又令半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爲所給不得輙過此數至於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先朝本意

臣伏見熙寧以來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餘年法日益弊民日益貧刑日益煩盜日益熾田日益賤穀帛日益輕細數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今廊廟大臣皆異時痛心疾首流涕太息欲已其法而不可得者況二聖恭巳惟善是從免役之法巳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稍加損益欲行紾臂徐徐月攘一雞之道如人服藥病日益增體日益羸飲食日益減而

可涕可恨鄭俠圖所猶不到者

終不言此藥不可服但損其分劑變其湯使而服之可乎熈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害至此今雖復禁其抑配其害故在也（至言）農民之家量入爲出縮衣節口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何所不至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冐名詐請如詔書所云似此之類本非抑勒所致又官吏無狀於給散之際必令酒務設鼓樂倡優或関撲賣酒牌子農民至有徒手而歸者但每散青苗即酒課暴增此臣所親見而爲流涕者也二十年間因欠青苗至賣田宅雇妻女投水

自繼者不可勝數朝廷恐復行之歟所有上件錄黃臣未敢書名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孫文昭曰痛切事情不減賈生流涕論

轉對條上三事狀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御史臺牒五月一日文德殿視朝臣次當轉對雖愚無知備位禁林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上三事如左

一謹按唐太宗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礙臣以此知明主務廣視聽深防蔽塞雖無門籍人猶得非時引見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寺監長貳有所

治天下者不可不知

欲言及與大藩鎮奉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特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考察羣臣能否情僞非苟而已臣伏見陛下嗣位以來惟執政日得上殿外其餘獨許臺諫官及開封知府上殿不過十餘人天下之廣事物之變決非十餘人者所能盡若此十餘人者不幸而非其人民之利病不以實告則陛下便謂天下太平無事可言豈不殆哉其餘臣僚雖許上書言事而書入禁中如在天上不加反覆詰問何以盡利害之實而况

天下事有不可以書載者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恭惟太皇太后以盛德在位每事抑損以謙遜不居爲美雖然明目達聰以防壅塞此乃社稷大計豈可以謙遜之故而遂不與羣臣接哉方今天下多事饑饉盜賊四夷之變民勞官冗將驕卒惰財用匱乏之弊不可勝數而政出帷箔決之廟堂大臣尤宜開兼聽廣覽之路而避專斷壅塞之嫌非細故也伏望聖慈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舊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

名言

者皆復祖宗故事、則天下幸甚、

一凡爲天下國家當愛惜名器慎重刑罰若愛惜名
器則斗升之祿足以鼓舞豪傑慎重刑罰則笞杖之
法足以震聾頑狡若不愛惜愼重則雖日拜卿相而
人不勸動行誅戮而人不懼此安危之機人主之操
術也、自祖宗以來用刑至愼習以成風、故雖展年磨
勘差替衝替之類、皆足以懲警在位、獨於名器爵祿、
則出之太易、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
八九百人、一次郊禮奏補子弟約二三百人、而軍職

切中

轉補雜色入流皇族外戚之薦不與自近世以來取人之多得官之易未有如本朝者也今吏部一官闕率常五七人守之爭奪紛紜廉耻道盡中材小官闕遠食貧到官之後侵漁求取靡所不爲自本朝以來官冗之弊未有如今日者也伏見祖宗舊制過省舉人御試黜落不少旣以愼重取人又以見名器威福專在人主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雖文理紕繆亦玷科舉而近歲流弊之極至於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進士升甲本爲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

方有特旨皆是臨時出於聖斷今來南省第十人以上別試第一人國子開封解元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舉人與凢該特奏名人正及第者皆著令升一甲紛然並進人不復以升甲爲榮而法在有司恩不歸於人主甚無謂也特奏名人除近上十餘人文詞稍可觀外其餘皆詞學無取年迫桑榆進無所望退無所歸使之臨政其害民必矣欲望聖慈特詔大臣詳議今後進士諸科御試過落之法及特奏名出官格式務在精覈以藝取人不行小惠以收虛譽其著令

乎甲指揮乞今後更不施行昔諸葛亮與法正論治道其略曰刑政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也唐德宗蒙塵山南當時事勢可謂危急少行姑息亦理之常而沿路進瓜果人欲與一試官陸贄力言以爲不可今天下晏然朝廷清明何所畏避而行姑息之政故臣願陛下常以諸葛亮陸贄之言爲法則天下幸甚

一臣於前年十月內曾上言其略曰議者欲減任子以救官冗之弊此事行之則人情不悅不行則積弊不去要當求其分義務適厭中使國有去弊之實人無失職之嘆欲乞應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人考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五已上亦許出官雖有三試留滯之艱而無終身絕望之嘆亦使人人務學不墜其家為益不小後來不蒙降出施行切慮

當時聖意必謂改元之初不欲首行約損之政今者即位已四年矣官冗之病有增而無損財用之乏有損而無增數年之後當有不勝其弊者若朝廷恬不爲怪當使誰任其憂及今講求臣恐其已晚矣伏乞檢會前奏早賜施行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茅鹿門曰並關經國之大者

奏浙西災傷第一狀

臣聞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此古今不刊之語也至於救災恤患尤當在早若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不過寬減上供糶賣常平官無大失而人人受賜今歲之事是也若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至於耗散省倉虧損課利官爲一困而已饑之民終於死亡熙寧之事是也熙寧之災傷本緣天旱米貴而沈起張靚之流不先事奏聞但務立賞閉糶富民皆爭藏谷小民無所得食流殍既作然

後朝廷知之始勑運江西及截本路上供米一百二十三萬石濟之巡門俵米攔街散粥終不能救飢饉旣成繼之以疾疫本路死者五十餘萬人城郭蕭條田野丘墟兩稅課利皆失其舊勘會熈寧八年本路放稅米一百三十萬石酒課虧減六十七萬餘貫略計所失共計二百二十餘萬貫石其餘耗散不可悉數至今轉運司貧乏不能舉手此無他不先事處置之過也去年浙西數郡先水後旱災傷不減熈寧然

二聖仁智聰明於去年十一月中首發德音截撥本

提擬關鎖
何等明白

路上供斛㪷二十萬石賑濟又於十二月中寬減轉運司元祐四年上供額斛三分之一爲米五十餘萬斛盡用其錢買銀絹上供了無一毫虧損縣官而命下之日所在歡呼官旣往糴米價自落又自正月開倉糶常平米仍免數路稅務所收五穀力勝錢且賜度牒三百道以助賑濟本路帖然遂無一人餓殍者此無它先事處置之力也由此觀之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其禍福相絕如此恭惟二聖天地父母之心見民疾苦匍匐救之本不計較費用多少而臣愚魯無

引喻直切

識但知權利害之輕重計得喪之大小以謂譬如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課非行仁義然猶至水旱之歲必須放免欠負借貸種糧者其心誠恐客散而田荒後日之失必倍於今故也而況有天下子萬姓而不計其後乎臣自去歲已來屢屢獻言屢瀆天聽者實恐陛下客散而田荒也去歲杭州米價每㪷至八九十自今歲正月以來日漸減落至五六月間浙西數郡大雨不止太湖泛溢所在害稼六月初間米價復長至七月初㪷及百錢足陌見今新米已

出而常平官米不敢往糴災傷之勢恐甚於去年何
者去年之災如人初病今歲之災如病再發病狀雖
同氣力已耗恐難支持又緣春夏之交雨水調勻浙
人喜於豐歲家家典賣舉債出息以事田作車水築
圩高下殆遍計本已重指日待熟而淫雨風濤一舉
害之民之窮苦實倍去歲近者將官劉季孫往蘇州
按教臣密令季孫沿路體訪季孫還爲臣言此數州
不獨淫雨爲害又多大風駕起潮浪堤堰圩埒率皆
破損湖州水入城中民家皆尺餘此去歲所無有也

而轉運判官張璹自常潤還所言畧同云親見吳江平望八尺聞有舉家田苗沒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栰撈摝云半米猶堪炒喫青䅟且以喂牛正使自今雨止已非豐歲而況止不止又未可知則來歲之憂非復今年之比矣何以言之去年杭州管常平米二十三萬石今年已糶過十五萬石雖餘八萬石而糶賣未已又緣去年災傷放稅及和糴不行省倉闕數所有上件常平米八萬石只了兌撥充軍糧更無見在惟有糶常平米錢近八萬貫而錢非救饑之物

若來年米益貴錢益輕雖積錢如山終無所用熙寧快論中兩浙市易出錢百萬緡民無貧富皆得取用而米不可得故曳羅紈帶金玉横尸道上者不可勝計今來浙東西大抵皆糴過常平米見在絕數少熙寧之憂凜凜在人眼中矣臣材力短淺加之衰病而一路生齒憂責在臣受恩既深不敢別乞閑郡日夜思慮求來年救饑之術別無長策惟有秋冬之間不惜高價多糴常平米以備來年出糶今來浙西數州米既不熟而轉運司又管上供年額斛㪷一百五十餘萬

石若兩司爭糴米必大貴饑饉愈速和糴不行來年青黃不交之際常平有錢無米官吏拱手坐視人死而山海之間接連甌閩盜賊結集或生意外之患則誅殛臣等何補於敗以此須至具實聞奏伏望聖慈備錄臣奏行下戶部及本路轉運提刑兩路鈐轄司疾早相度來年合與不合準備常平斛㪷出糶救饑如合準備即具逐州合用數目臣已約度杭州合用二十萬石仍委逐司擘畫合如何措置令米價不至大段翔湧收糴得足如逐司以謂不須准備出糶救

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殍流亡、結罪聞
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
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屢犯
天威、無任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茅鹿門曰古之救災須喫緊先事而慮如此

濟卽令各具保明來年委得不至饑歉方許十結罪聞
奏緣今來已是入秋去和糴月日無幾比及相度往
復取旨深慮不及於事伏乞詳察速賜指揮臣屬處
天威無任戰懼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乎鹿門日古之教戒須學深先事而慮如此

薦宗室令時狀

右臣聞之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衛也周之盛時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則其子弟也逮至兩漢間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為口實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與賀者不可以一二數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來累聖執謙不私其親幹國治民不及宗子雖有文武異才終身不試神宗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髦與天下共之故增立教養

選舉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漸就器使而未見有卓然顯聞稱先帝意者豈無其人蓋朝廷未有以大聳動之耳臣伏見承議郎簽書潁川節度判官廳公事令畤事親篤孝內行純備博學經史手不釋卷吏事通敏文采俊麗志節端亮議論英發體兼衆器無適不宜臣嘗見其所著述筆力雅健博貫子史蓋清廟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於幽遠猶當擢用而況近托肺腑已嘗試用者乎伏望聖慈特賜考察召致館閣養其高才而遂其遠業以風動宗室勸

示海內咸先帝之志不以臣人微言輕而廢其請也

若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歸震川曰詞不煩而意已至

論積欠六事并乞檢會應詔四事一處行下狀

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旣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而無善人之效臣竊痛之所至訪問者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它莫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奮臂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大姓富

嵌玲瓏宬灵妙語語動人

家昔日號爲無比戶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已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蓽門圭竇矣自祖宗已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盜而本家及伍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姦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所蠶食急之則爲盜賊之所憑籍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悅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

胥徒積弊
民間愁苦
弊源殆盡

恩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

可憐

蘇波踏當朝霜毫雪俯如刈如漆女孤國短嘆長吁字字垂世

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或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痛切至此）蓋無慮日倍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現錢若用現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筭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戶先已殘破中民又有積欠誰敢賒賣物

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税課利所以日虧城市坊廓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不肯放税縱放亦不盡實雖無明文指揮而以喜怒風曉官吏孰敢違者所以逐縣例皆拖欠兩税較其所欠與依實檢放無異於官了無所益而民有追擾鞭撻之苦近者詔書凡積欠皆分爲十料催納通計五年而足聖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謂有旨倚閣者方得依十料指揮餘皆併催縱使盡依十料吏卒乞覓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戶旣未納

懇至之語讀之不知涕淚之橫集也

足則追擾常在縱分百料與一料同臣頃知杭州又知潁州今知揚州親見兩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爲積欠所壓日就窮蹙死亡過半而欠籍不除以至虧欠兩稅走陷課利農末皆病公私並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潁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

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

○讀○至○此○而○不○嗚○咽○酸○心○者○其○人○必○不○仁○

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為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

權任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徑催、各具利害奏取聖旨、

茅鹿門曰民困吏弊指畫如掌今之郡縣不可不榜之堂而旦夕誦之

徐文昭曰傷心慘目今之虎狼伏在民間者豈特胥吏二十餘萬哉安得倩坡公之筆抒寫之

論綱梢欠折利害狀

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爲江淮轉運使始於楊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爲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譏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衣食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絶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

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爲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劉晏以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爲干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䟽繆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再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隻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爲朝廷歲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

大識見

說得十分痛澈

禍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臣竊見嘉祐中張方平爲三司使上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綱粮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償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

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又臣到任未幾而所斷糧綱欠折干繫人徒流不可勝數衣糧罄於折會船車盡於折賣質妻鬻子飢瘦伶俜聚爲乞丐散爲盜賊竊計京師及緣河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計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輩豈可坐觀而不救耶

顧端屏曰成於大度敗於寒陋天下事往往如此

真識時務持大體之論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臣聞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興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

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爲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論此事陛下爲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然天下不以爲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爾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爲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爲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闕官迎接人衆爲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

何等切直

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闕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闕事迎接人衆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況疏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襲行

哲宗紹述之意公已窺見一二故娓娓言之

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眞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

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者無心故也若人主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

漢景帝卽位之初首用晁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徃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帝卽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三十餘年然後下哀痛詔封宰相爲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

八年未也　又期三年　是何旨歟

提掇最明

帝之悔速故變而復安武帝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不異然比之常靜無心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利害之眞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則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兼三王之壽不足以報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早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又聞爲政如用

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賢於誤服惡藥覬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爲惡藥所誤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冐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茅鹿門曰老成典型之文

李卓吾曰垂簾八年處晦而靜久矣必將有爲以

改弦易轍宜也公但當分別其所以然之故使曉然知善繼述之孝何但逆折而禁其有為哉此不但不相入反似激之矣公最善論事此疏大非肯綮

語且守
諷勸陛下
一之判
當